御試備官日記
宜州乙酉家乘
潤泉日記
客杭日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御試備官日記

趙朴誌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御試備官日記

宋 趙抃 私誌

二月二十六日晴宣赴崇政殿後水閣同直舘內翰貫之維端充編排官御前劄子三道下編排所

二十七日晴上御崇政殿試進士明經諸科舉人王者通天地人賦天德清明詩水幾於道論出老子道經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御藥院公文二道傳宣精加考校內臣二人傳宣賜食幷酒編排三四五等第一百二十七等

二十八日晴內臣傳宣賜文儒二字聖駕卯刻幸考校所編排經生特奏毛詩十一人特奏尚書九人特奏明法四人傳宣賜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陰旬休傳宣賜酒七寶茶

初考經學官　王惟熙　祝諮諮　夏　璋

覆考經學官　王　彭　張　兌　朱從道

詳定官　賈　壽　吳中復

彌封官　傅　求　王　陶

出義官　王逢　傅卞　盧士宗

三月一日微寒風聖駕幸考校所起居四拜編排諸科卷子宣賜酒食果子

二日晴聖駕幸覆考所起居宣賜酒食果子

第一謂學識優長辭理精絕出衆特異無與比倫

第二謂才學該通文理周密於羣萃中堪爲高等

第三謂藝業可采文理俱通須得及第者

第四等謂藝業稍次文理精通於此等中仍分優劣優卽爲第四等上

第五等須必然合落者謂文理疏淺退落無疑

不考　謂犯不考式

紕謬　謂所試之文並皆荒惡

六日陰寒駕幸詳定所起居

點檢官　孫坦　鄭穆

進士初考官　沈遘　司馬光　裴煜　陸經

進士覆考官　祖無擇　鄭獬　李綖　王瓘

點檢官　孫洙　王廣淵
詳定官　楊畋　何郯　王安石
對讀官　胡稷臣　蘇袞　傅堯俞　張次立　宋迪　周孟陽
特奏名進士三十八人
作樂薦上帝詩
謹用五事以明天道論
編排特奏名進士卷子賜酒果寒食節食
七日晴駕幸詳定所起居賜寒食節上酒各二壺果子一合又酒果冷食編排進士卷子共一百號特奏名一號
八日晴駕幸編排所起居訖進呈進士卷子二道御藥錄白中書劄子進士以下等第云云編排進士諸科等卷子賜食酒果
九日清明雨奏乞送焆字號卷重詳定封彌關詳定五號奏取旨御藥院關奉聖旨看詳定奪魁鑽觥觶蛸五號等事賜酒食果子

右日記一卷予家寶藏蓋清獻趙公手書也公時爲右司諫直孺則翰林學士賈公黯貫之則侍御史知雜事范公師道也按嘉祐六年昭陵在宥已四十春而猶垂意科選親屈翠華以次臨幸雖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且訓敕勞賜無日無之可謂至誠不息者矣嘗考國史大中祥符元年書帝徧至幄次諭李宗諤等各務精詳勿遺賢俊四年書帝徧至考官幕次天禧三年又書帝幸考校官幕次撫問久之出七言詩賜晁迥等今日記所書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是皆恪守孫謀而又加詳焉於戲盛哉宜乎天佑生賢名臣輩出坐致太平而又貽爲奕世不窮之用近時御試幕次在集英殿之前不復在殿後而駕幸之議僉無有知之者蓋其廢已久則此記所補豈獨文字之閒而已因備錄之嘉定癸酉立夏前二日劉昌詩謹識

宜州乙酉家乘

黃庭堅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宜州乙酉家乘

崇寧甲申秋余客建聞山谷先生謫居嶺表恨不識之遂泝大江歷湓浦舍舟於洞庭取道荊湘以趨八桂至乙酉三月十四日始達宜州寓宿崇寧寺翼日謁先生於僦舍望之眞謫仙人也於是忘其道途之勞亦不知瘴癘之可畏耳自此日奉杖履至五月七日同徙居於南樓園棋誦書對榻夜語舉酒浩歌跬步不相舍凡賓客來親舊書信晦月寒暑出入起居先生皆親筆以記其事名之曰乙酉家乘而其字畫特妙嘗謂余他日北歸當以此奉遺至九月先生忽以疾不起子弟無一人在側獨余爲經理其後事及蓋棺於南樓之上方悲慟不能已所謂家乘者倉卒爲人持去至今思之以爲恨也紹興癸丑歲有故人忽錄以見寄不謂此書尙爾無恙耶讀之悅然幾如隔世因鏤板以傳諸好事者亦可以見先生雖遷謫處憂患而未嘗戚戚也視韓退之柳子厚有閒矣東坡云御風騎氣與造物者游信不虛語哉甲寅四月望日蜀郡范寥信中序

宜州乙酉家乘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元明自永州與唐次公俱來居四日癸是日州司理管及時當來謁元明飲屠蘇二日辛未小雨遣永州腳夫四人回寄糟蟹鰕胸梨蠓子大燭草豆豉蠟作未酉亥臘肫元明次公會食罷步出小南門西過龍水縣道遇崇寧道人文慶

三日壬申陰微寒食罷元明次公對棋予獨步至安化門得黃雀數十

四日癸酉微陰區叔時與元明次公同飯爲元明作花吉貝背子與叔時棋叔時再勝而三敗

五日甲戌晴郡守而下來謁元明得柘姑

六日乙亥四山起雲而朝見日大熱纔袂衣始遷書藥入新居

七日丙子陰辰巳大雨入新居大寒

八日丁丑晴發張載熙兄弟馮當時周惟深書得大含笑一枝叔時來棋人勝一籌叔時三勝而四敗

九日戊寅晴從元明步至管時當莫疎亭

十日己卯晴步至三角市食罷從元明步自小南門繞城觀四面皆山而無林木歷西門北門東門正南門復由舊路而還得曹醇老書寄二酒乾筍菌生熟栗黃甘山蕷

十一日庚辰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西入慈恩寺又西入香社寺乃折而東入植福寺略龍水鄉而歸

十二日辛巳朝雨霰霖巳午晴
十三日壬午立春晴又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訪崇寧道人文慶臥於慶公之室紫堂山人王漸僧惠宗實同行
十四日癸未晴又陰夜從元明步出東門上高寺入天慶觀乃至崇寧寺僧從廣自融州迴
十五日甲申晴得嗣文書送五縑報嗣深自光山罷歸得先民辟通行交子司勾當兄弟仕同郡而不閱法可慶也報知命長女與其壻張鈞及其姑之乳媪來留半月
十六日乙酉晴夜從元明步至崇寧寺
十七日丙戌晴從元明浴於小南門石橋上民家浴室與叔時棋叔時三北太醫朱激饋雙鵝
十八日丁亥晴大熱不可袂衣
十九日戊子又陰小冷可重袂衣得華陰細辛於王紫堂初見棟實與□產不異
二十日己丑陰大寒可重繭得永州平安書并得南豐無恙書知李倩女睦家音問云欲遣人至宜元明得李磁州及女婿書相書報張子發出自訟齋會蔣子人鄒得久祝於高山寺借馬從元明游南山及沙子嶺要叔時同行入集真洞蛇行一里餘秉燭上下處處鍾乳蟠結皆成物象時有潤壑行步差危耳出洞頃之得張貴州書傳致范德孺晁無咎書夜中急雨寒甚
二十一日庚寅陰夜從元明過王紫堂中夜大雨達旦

二十二日辛卯雨不已
二十三日壬辰曉雨乃晴遣武陽寨書象州書貴州書人夜小雨徹明
二十四日癸巳雨不已得曹醇老書以元明至宜予暫開肉故寄一羊及子魚鰕朐蛤蜊醬蟹鼇醋蟹醬
金橘三百并爲督到王慨通錢九十千
二十五日甲午晴袁安國對棋且勝且敗而安國負七局
二十六日乙未晴不見日崇寧道人來速元明及予同飯
二十七日丙申陰不雨
二十八日丁酉晴從元明游北山由下洞升上洞洞中嵌空多結成物狀又有泉水清澈勝南山也
二十九日戊戌晴
三十日己亥陰不雨氣候差温叔時來棋且勝且敗而叔時負三局爲元明作平氣丸成樂善寨黃遠送
雪菌膽酉後凍雨夜雨達旦
二月庚子朔雨不已小寒帶溪文頎到羊見餽糍以建溪北果又以萬錢爲壽是張子發之婿壻也
二日辛丑雨甚可復近火
三日壬寅要秦禹錫區叔時同酌元明與叔時棋叔時負三局
四日癸卯雨

五日甲辰晴又雨諸人置酒餞元明於崇寧幷召予予亦宿崇寧寺
六日乙巳晴天極温才可袂衣與諸人飲餞元明於十八里津
七日丙午晴似都下四月氣候也象州人回得才叔書報松柏市之粹已達得李仲牖書寄建溪葉剛四
十錢婆婁香四兩蜀牋四軸罌桶赤魚鱘五十幷得少伊書
八日丁未曉寒甚已而小雨又晴
九日戊申陰寒不雨步到崇寧采薪作羹叔時來對棋
十日己酉雨不甚寒得元明丙午柳城書報周通叟作象州教授要來蘇舟爲鄒至虛乞正書兩紙唐次
公自柳州來送菖蒲酒四器是日午後雨止
十一日庚戌晴唐次公來共蔬飯
十二日辛亥雨又霽夜中凍雨
十三日壬子雨作素包子召次公不至得元明書
十四日癸丑晴又雨柳州僧禪進送才叔上元日書遣高德修書
十五日甲寅雨發元明甲子書下重醞酒
十六日乙卯晴答禪進書夜中月明
十七日丙辰晴葉筠元禮來約相見

十八日丁巳晴又陰而不雨天小寒唐叟元老寄書幷送崖香八兩
十九日戊午陰不雨得元明十二日師塘鋪書
二十日己未雨崇寧道人同宗廣二僧王紫堂來暾素包子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
二十一日庚申晴初見日發元明乙丑寄書午雨晚晴夜雨
二十二日辛酉雨不已崇寧慶公來遂率至寺中食包子僧崇廣之全州
二十三日壬戌雨
二十四日癸亥雨止氣微温小許送鴈鳩六王沙監送溪魚十五皆班諸鄰得鞭筍二十餘甚美
二十五日甲子晴不可挾纊蔣侃送蠻布坐薦四絮以葦花金鈴子雪菌皆一箬三鼓馬軍營外火焚十家
二十六日乙丑晴得元明二月十四日丁卯書寄詩一篇青玉案一篇滑石壓紙五枝得相悅正月二十八日平安書得李德素洎李郎三十日本月十七日書蔣侃送山藥佳莫泂送雪菌得天民正月書報鄉中事種種新知縣陳夫宣德二月上得戴坤父正月五日書
二十七日丙寅晴發元明丙寅書
二十八日丁卯微雨不寒發相悅書
二十九日戊辰社雨得賓州王元道書送丙椰子及來陽大箸晝晴驟温可單衣

閏二月己巳朔晴中夜凍雨
初二日庚午曉晴終日夜雨達旦
初三日辛未雨王佺來求白鸝得雌雄一雙與之此爾雅所謂鸛雉也
初四日壬申過管時當西齋
初五日癸酉過西齋終日夜大雷雨
初六日甲戌數日皆夜雨晝晴是夕星月粲然
初七日乙亥晴
初八日丙子晴夜雨達旦
初九日丁丑雨止得元明戊辰書馮孝叔寄書幷送所買藥一篋
初十日戊寅雨蔣佩莫洞寄買崇寧倚卓錢四千莫幷寄橄欖百枚筍數十頭德謹砦秦靖寄筍櫪山藥食罷過管時當西齋
十一日己卯雨
十二日庚辰雨
十三日辛巳不雨
十四日壬午晴德謹砦秦靖餽筍山藥炭四籠鑽竹改火

十五日癸未晴
十六日甲申雨
十七日乙酉晴
十八日丙戌陰辰巳晴崇寧道人出諸巖作佛事
十九日丁亥晴沐浴於石橋之湢室
二十日戊子陰不雨自南門步向東城過望仙樓復至小南門而歸
二十一日己丑晴與僧惠宗了觀浴於石橋叔時來對棋予敗四局
二十二日庚寅晴大熱不可袂衣叔時來對棋叔時再勝而三敗
二十三日辛卯晴觀書於南樓
二十四日壬辰晴臥於南樓終日叔時來棋三勝而再敗
二十五日癸巳晴天氣似京師五月
二十六日甲午晴接癸巳夜凍雨晨涼辰巳閒陰曀小冷
二十七日乙未晴寒
二十八日丙申晴發永州書思立寨孫彥昇子漸崇班送石菖蒲二桶小菜桶四枚
二十九日丁酉晦晴寒時作數點雨不霑溼發元明丁卯書至長沙

三月初一日戊戌朔晴
初二日己亥丁酉戊戌中夜皆澍雨德謹寨寄大簞一牀又寄大苦筍數十頭甚珍與蜀中苦筍相似江南所無也
初三日庚子大雷雨
初四日辛丑晴
初五日壬寅晴入夜星月粲然
初六日癸卯晴郭戎送枇杷甘甚又送麪兩石
初七日甲辰晴党君送含笑花兩枝
初八日乙巳晴党君送含笑花三枝
初九日丙午晴党君送含笑花兩枝
初十日丁未晴党君送含笑花兩枝作順氣丸成
十一日戊申晴暑氣欲不可堪得元明閏月十四日己巳書并得相悅書
十二日己酉晴
十三日庚戌晴普義邵革送山藥二節
十四日辛亥晴夜中大雷雨

十五日壬子。晴。成都范寥來相訪。好學之士也。得相悅書。
十六日癸丑。晴。長沙僧去。發元明戊辰書。
十七日甲寅。晴。
十八日乙卯。大雷雨。溝澮皆盈。得張八十外甥須城正月書。
十九日丙辰。晴。武陽莫彥照送粟米。
二十日丁巳。大雷雨。溪水溢入城濠。井泉皆達。王紫堂將諸雛入桂林。
二十一日戊午。雨。何濬范寥同飯。
二十二日己未。得高德修書。
二十三日庚申。晴。思立孫子漸送人參芎。
二十四日辛酉。晴。普義邵革侍禁來。
二十五日壬戌。晴。普義送粟米二斛。
二十六日癸亥。晴。
二十七日甲子。大雷雨。郡守殺鴛於城南之龍泓。於是三日矣。
二十八日乙丑。又雨。農夫以爲慶。
二十九日丙寅。晴又雨。

三十日丁卯晴。
四月初一日戊辰晴城西南再火。
初二日己巳晴。
初三日庚午晴馮孝叔送元明己巳書及相梲書寄紙藥鞾襪及公袞書送紙六軸人參十兩朱彥明徐靖國皆有書鄒德久及梲各寄詩來皆可觀夜雨震電。
初四日辛未陰欲雨是日煨筍作藕葅薑葅茄葅。
初五日壬申晝晴夜雨。
初六日癸酉晴崇寧僧法旻置飯與范信中同之。
初七日甲戌晴與時當信中剝粽子。
初八日乙亥午風未凍雨少頃又晴。
初九日丙子晴。
初十日丁丑晴。
十一日戊寅晴。
十二日己卯晴。
十三日庚辰晴。

十四日辛巳晴。
十五日壬午晴予病暴下不能興。
十六日癸未晴。
十七日甲申晴。
十八日乙酉晴。
十九日丙戌晴普義寨寄粟米山葙。
二十日丁亥晴沙監王稷寄朱砂及猿皮。
二十一日戊子晴思立寨寄竹牀。
二十二日己丑晴德謹寨寄竹簟。
二十三日庚寅晴自丙子至庚寅晝夜或急雨簷溜溝水行輒霽問民閒未可以立苗也食新蓮實。
二十四日辛卯晴大腑始和沐浴於城南民家。
二十五日壬辰晴崇寧道人來同粥。
二十六日癸巳晴。
二十七日甲午晴市人始賣木等（多改切）子皮殷紅肉甘酸生者微澀核猥大而肉少余舊聞嶺南木等子。
即藥中山茱萸也沙監王稷寄渠酒歷來自去年十二月未請。

二十八日乙未晴。

二十九日丙申四鼓欲覓大雷雨至寅卯少止農民遂有西成之慶乙酉之夜郡守齋宿請雨於上帝郭全甫置酒於南樓與者四人予及劉君賜管時當范信中思立孫子漸寄糟薑簞涼牀秦禹錫送鮓。

五月初一日丁酉雨普義邵彥明寄木瓜及蜜郭子仁送荷苞鮓。

初二日戊戌雨夏至郭全甫管時當李元朴范信中會於南樓。

初三日己亥雨得元明長沙三月書南豐三月書轉附到睦三月書。

初四日庚子雨晚晴夜見星月。

初五日辛丑晴郡中以令爲安化蠻置酒。

初六日壬寅雨。

初七日癸卯雨自此宿南樓范信中同之。

初八日甲辰雨陶君送牛脯雀鮓蜜梅。

初九日乙巳雨夜中大雨。

初十日丙午晴邵彥明寄木瓜二十。

十一日丁未晴。

十二日戊申雨。

十三日己酉雨.
十四日庚戌雨.
十五日辛亥晴.歐陽襄自柳州來.邵彥明來.
十六日壬子雨.李元朴置酒郭仝甫之東軒.與者向日華、邵革管及王彥臣、賈琪、劉煥、高權、范寥、歐陽襄.
其一客則予也.彥明送粟五斗.
十七日癸丑晴.陶君送魴魚鰱十包.
十八日甲寅晴.同范信中、歐陽佃夫浴於崇寧.與崇寧道人過徐常.步至石泉.泉甚清壯甘寒.但不深不
甚耳.邵普義送荷鰱.
十九日乙卯晴.佃夫弄琴.作清江引、賀若、風入松.□□米七斗.
（原缺三十六行每行十九字）
二十五日庚寅雨.
二十六日辛卯雨.
二十七日壬辰雨.
二十八日癸巳雨.
二十九日甲午雨.

三十日乙未雨沐浴於崇寧

七月初一日丙申晴郭全甫幸子宜晚過南樓

初二日丁酉晴步出城西袁安國送梨亦可啖

初三日戊戌晴郭全甫攜酒來與李元朴范信中歐陽佃夫同飲

初四日己亥晴甘祖堯來訪問得巖西壽聖院是計監院又云其叔父表民第十三在巖西居未申間大雨醫黃寶全送安石榴

初五日庚子雨馮才叔送八桂兩壺

初六日辛丑同信中佃夫浴於崇寧

初七日壬寅晴

初八日癸卯晴吳彥成送焦子石栗

初九日甲辰晴全甫送麥五石

初十日乙巳晴佃夫聞其母夫人疾作不俟晨飯而行

十一日丙午晴與信中浴於崇寧高允中來臥南樓

十二日丁未晴昌天河寄木瓜及甕甌十枚昌惟賢字任之全甫元朴允中信中來會酌於南樓下月明中

十三日戊申晴將官許子温見過彈履霜數章又作霜鐘曉角而去陶君送麪十斗區君送梨及蕉子紫

水茄。全甫允中信中來小酌月明中。

十四日己酉晴。幸子宜家莊客還南豐。附元明己巳書。

十五日庚戌晴。子温來弄琴數曲。秦禹錫惠牂柯酒。殊可飲。全甫、允中、信中。月下飲牂柯酒。盡一壺。

十六日辛亥晴。三人者又同飲牂柯酒。

十七日壬子晴。同信中浴於崇寧。

十八日癸丑晴。得牂柯酒一尊於劉君。同信中步至秦禹錫家。明日劉君又送牂柯酒二壺。

十九日甲寅晴。自壬子至今有風甚涼。

二十日乙卯晴。得任德公書。黃丕微仲攜來。

二十一日丙辰晴。同允中、信中浴於崇寧。

二十二日丁巳晴。同允中、信中、就全甫小飲。

二十三日戊午晴。帶溪文儀甫來。送二罈黃粱魚腊。前日黃微仲送沈香數塊。殊佳。從以烏欖花梨木界方。粉腊。天河昌任之送蜜。

二十四日己未晴。聞郡官請雨崇寧道人來。受粥而不受飲。

二十五日庚申晴。同黃微仲、范信中浴於崇寧。崇寧道人置飲。

二十六日辛酉晴。全甫、允中來飲解醒酒。

二十七日壬戌．曉雨．又大晴．黃積微、文儀甫來共蔬飯．同范信中過李元朴問疾．
二十八日癸亥．曉大風而雨．
二十九日甲子．晴．同積微、信中浴於崇寧．
八月乙丑朔．晴．
初二日丙寅．晴．
初三日丁卯．晴．宜守党明遠是日下世．
初四日戊辰．晴．
初五日己巳．晴．
初六日庚午．晴．
初七日辛未．晴．
初八日壬申．晴．
初九日癸酉．晴．
初十日甲戌．晴．宋子正送八桂十二壺．
十一日乙亥．晴．德謹寨送香櫞子芭蕉．
十二日丙子．晴．允中置飯於南樓．伞甫不至．與積微、允中、信中同飯．

十三日丁丑晴
十四日戊寅晴
十五日己卯晴
十六日庚辰晴
十七日辛巳晴
十八日壬午晴
十九日癸未晴
二十日甲申晴
二十一日乙酉晴
二十二日丙戌晴
二十三日丁亥晴
二十四日戊子晴
二十五日己丑晴
二十六日庚寅晴小雨甚急不能久
二十七日辛卯小雨不能斂塵

二十八日壬辰．小雨．頗清潤．晚大雨．積微致糯三擔．八桂四壺．

二十九日癸巳晴．

宜州家乘不載於山谷全集。惟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山谷謫死宜州時。有永州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作家乘爲人竊去。了不可得。後百餘年。有持以獻史魏王者。史復以贖雙井族人蜀帥黃伯庸之行。及考費袞梁谿漫志。則以從游者爲成都范信中。頃從維揚新刻山谷遺文中。得家乘讀之。知信中實以崇寧乙酉三月十四日至宜州。與山谷相得甚歡。其年九月山谷卒於南樓。蓋棺時。僅信中一人在側。是羅所謂唐生者。卽范之訛。而漫志爲得其實也。若家乘既倉卒失去。旋得於紹興癸丑。明年甲寅鏤版行於世。范自序甚明。羅所稱百餘年後始爲史相所得者。其時尚未見版本耳。信中好學。既見稱於山谷。其奇節偉行。落落不可一世之槩。梁谿漫志復詳書之。世有因山谷而賢其人者。尚於彼取徵焉。

乾隆甲寅正月立春日。對雪書於知不足齋。

澗泉日記

韓 淲 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四庫總目提要

澗泉日記。宋韓淲撰。淲字仲止。號澗泉。許昌人。陶宗儀說郛載此書數條。題曰宋虎撰。蓋傳刻誤也。宋詩紀事引黃昇之言。稱其名家文獻。政事文學爲一代冠冕。然宋史無傳。惟戴復古石屏集有挽韓仲止詩云。雅志不同俗。休官二十年。隱居溪上宅。清酌澗中泉。慷慨商時事。凄涼絕筆篇。三篇遺稿在。當並史書傳。自注云。時事驚心。得疾而卒。作所以商山人。所以桃源人。所以鹿門人三詩。蓋絕筆也。知淲乃遭逢亂世。坎坷退居。齎志以歿之士。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無從知其卷帙之舊。今以散見永樂大典中者。裒合排次。勒爲三卷。約略以類相從。其有關史事者居前。品評人物者次之。攷證經史者又次之。雖未必盡復其舊。然亦粲然可觀矣。攷淲別有澗泉集。與趙蕃同以詩名。蕃號章泉。故李龔端平詩雋序。稱爲章澗二泉先生。而方回瀛奎律髓亦言世稱韓澗泉名下無虛士。其學問既有根柢。又參政韓億之裔。吏部尚書韓元吉之子。其親串亦皆當代故家。如東萊呂氏之類。故多識舊聞。不同剿說。其記明道二年明肅太后親謁太廟事。可證石林燕語之誤。記大觀四年四月。命禮部尚書鄭久中等。修哲宗正史事。皆可補史傳之缺。其議論亦皆精密。宋人諸說部中。亦卓

然傑出者矣。

澗泉日記目錄

卷上
五十條
卷中
七十三條
卷下
七十五條

澗泉日記卷上

宋 韓 淲 撰

淳化二年十月丁亥信州言玉山縣民俞攜八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其閭常稅外免其他役。

眞宗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他職攷所言以爲殿最首擢魯宗道與劉煜爲右正言時諫官章須繇閤門進且得對者尠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案】宋史職官志通進司銀臺司隸給事中掌受天下章奏及閤門百司奏牘表疏以進御。遂爲故事。【原註】兩朝國史魯宗道傳。○【案】此條宋史魯宗道傳及陳均編年備要所載與此互有詳略。

明道二年春二月乙巳皇太后朝饗太廟乘玉輅服褘衣九龍花釵冠齋于廟實明服衮衣十章減宗彝藻去劍冠儀天冠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薛奎嘗諫不見聽。【案】石林燕語云天聖初明肅太后欲被衮冕親祠南郊人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奎問即服衮冕陛下將爲男子拜乎議遂格愛日齋叢抄引燕語證誤湘山野錄辨其非親郊即謂太廟也攷宋史新編載明道元年詔講皇太后謁廟儀云云明肅本傳薛奎傳俱云后以衮冕謁太廟奎力練不聽陳均編年備要所載亦同是先一年詔議禮儀而次年舉行謁廟之典顯然無疑豈天聖時已將有事南郊而不豫詔廷議者乎歐陽修爲奎作墓志亦載此事而曰后不能奪爲改服雖改服之說與各書徵異終未開格而不行也然則夢得之言不特誤謂廟爲親郊并誤明道爲天聖且誤已行之事爲未行也

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張知白輩，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之心亦樸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朕寧記其小，然近世之名臣也。

熙寧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韓維言：處士孫侔昨除試大理評事、知滁州來安縣，以疾不就。今聞疾殞，望除一職官，詔以侔依前官權常州團練推官。【案】宋史隱逸傳，侔字少述，事母盡孝，屢舉進士不第，母卒，自誓終身不求仕。劉敞知揚州，薦授揚州教授，辭。治平中，沈遘、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與此所載除授官職少異，其身後追賜史亦不書。

哲宗曰：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崇寧間，程振伯玉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案】宋史禮志，崇寧中，封孟軻鄒國公，議者請與顏子竝配，又政和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與此所載少異，附識于此。

大觀四年四月丁酉，命禮部尚書鄭久中、翰林學士承旨鄧洵仁、翰林學士張閣修撰哲宗正史，吏部侍郎范致虛、禮部侍郎霍端友殿中監姚祐同修，限一年成書，至政和二年四月壬子，詔哲宗帝紀進呈，畢修史官蔡薿、鄭久中、姚祐、張邦昌、宇文粹中各轉兩官，鄧洵仁、張閣、霍端友轉一官，以不經進呈故也。【案】文獻

通攷蔡京撰哲宗前錄一百卷。後錄九十四卷。語多厚誣。紹興四年詔令宰臣重修。爲一百五十卷。京修實錄未知在何年。第京于大觀四年出居杭州。與此所云鄭久中等修哲宗正史。自非一時事。久中鄧洵仁史皆無傳。張閣諸人傳中亦不言其修史事。惟范致虛傳有預修國史之語。而不詳所修爲何帝之史。及修于何時。陳均編年備要則載大觀四年十一月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事。號皇宋正典。明年局旋廢。與此所載是年四月修哲宗正史。政和二年四月哲宗帝紀進呈事。皆互異。惜史佚其文。無從是正。然滸于大觀政和時事。乃所親見所記當自不誣。固可以補正史之闕漏云。

徽宗語左正言詹丕遠曰。比聞中外有三不可之說。法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朕得之。怵惕不寐者累夕。丕遠因問劉逵何故不可用。上曰。如碎黨人石刻。寬上書繫籍人禁。皆逵首陳。力爲朕論時政闕失。有何不可用。丕遠對此必有媒孽逵者。上曰。今國是當如何。丕遠曰。國是陛下當與挺之議法度。宜隨時損益。逵用否在陛下。若京不可不去。上默然。【案】編年備要。崇寧五年。丕遠因是變上書。乞謹天戒。召對。丕遠力陳時弊。末乃及三不可云云。所載視此較詳。丕遠終以此獲罪。出知興化軍。宋史不載其事。以此與編年備要互證。可補宋史之闕。

宣和元年四月庚子。臣僚言恩澤之行。比年寖濫。有入仕十二年轉十官者。今兩選朝奉大夫。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奉直大夫。至光祿大夫。二百九十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又言酬賞轉官。不得回授。白身人自有約束。今又稍稍通行。選人在部者。一萬六千五百十二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吏員猥冗。注擬不行。

靖康元年三月辛巳召南劍州進士鄧肅通州進士任申先常州布衣鄒柄赴闕並補承務郎靖康元年四月乙巳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言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當圍城時上書論事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詔以爲承務郎賜同進士出身

高宗謂輔臣曰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臣僚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所薦引當觀其人如何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人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

高宗曰監司郡守固當久任然其間有癃老疾病之人使之在職亦有利害蓋移易差遣不過有迎送之擾而職事廢弛則貽患一州一路利害孰爲重輕今後如有此等可與宮觀仍理作自陳【案】編年備要崇寧元年行久任法詔臺省寺監外監司郡守並三年成任宣和二年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爲任以治績聞者再任永爲式故高宗欲變通其法

高宗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然但推究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要施行爾不必指摘章句以爲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于此須用論辨古今以爲文最不可志于利學而志于利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也

高宗曰朕讀晉書愛王羲之傳凡誦五十餘過蓋其與殷浩書及會稽王牋所謂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其論用兵誠有理也

所司進呈諸路置放生池。高宗曰。此事固好。但恐有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原有處復舊可也。疏因思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論唐置放生池一段。甚有理。今聖語如此。卻不過。又無不及。極爲中道。

紹興戊辰。太常少卿方庭碩使金展陵寢。先是諸陵皆遭發。哲宗至暴骨。庭碩解衣裹之。惟昭陵如故。庭碩歸奏。上涕下沾襟。悲動左右。時相大怒。【案】宋史方庭碩無傳。攷紹興戊辰。秦檜方當軸。力主和議。稍異己者。即遭竄逐。此所稱時相。當即指檜也。劾庭碩奉使無狀。請竄斥。有旨除廣東提刑。到官不逾月瘴死。自是出疆者不敢言陵寢。隆興改元冬。胡銓被召賜對。首及庭碩語。上大感悟。奮然有恢復意。亟議遣使問發陵之故。會時相方主和議而止。乾道庚寅夏五月。銓以溫陵守奏事。上喟然曰。朕復讎雪恥。此志決矣。銓奏云。陛下此舉已遲。上默然。及是詔丞相。選材識有經學。通達國體者一人。持節以往。以申請陵之思。由是范成大自起居郎兼侍讀資政殿學士往使。

祖宗時。婺州貢羅一萬匹。靖康間。五萬八千九十六匹。後知婺州蘇遲乞減數。葉少蘊爲左丞。因奏陳之。高宗失聲歎曰。苦哉吾民。何以堪。止令存二萬匹。餘悉蠲除。議遂定。既而曰。此等好事。每日做得一件。一年也須有三百六十件。

主上嗣位。降赦令減紹興和買。繼差王寧許介往李信甫劾其不近厚。皆與添差倅。紛紛一年。餘議猶未定。至元年冬。雖未定議。但觀聖旨。令紹興府將第五等下戶拖欠淳熙十六年分和買絹二萬五千餘匹。

並特與蠲放。令本府多出榜曉示。但未知誰爲民請也。濊澤如此。民命自延。觸類而行。便爲仁政。滂聞知欣然。【案】此條前稱元年冬。後載蠲放淳熙十六年和買。則所稱主上。乃光宗也。然史不載其事。

五代割據。多于舊賦之外。重取于民。國初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有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匹。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米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州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案】宋史食貨志淳熙十一年。臣僚言兩浙江東西四路和買不均之弊。送戶部給舍等官議。鄭內丘雷議。欲頭均科之法。至公至平。詔施行。即此所云均賦之法。可以與史文互證。

王黃州上疏云。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先帝在位。將踰二紀。登第亦僅萬人。【案】宋史王禹偁傳。眞宗即位。求直言。禹偁疏陳五事。三曰難選擧。使入官不濫云云。凍水紀聞亦載此疏。皆與此所載大略相同。而疏語互有刪潤。第此但云上疏。而未及五事。蓋隨擧其一而言耳。

差役法有里正。又有戶長。自韓琦呂誨有請欲罷里正。而以催科之事委之戶長。其意亦未甚害也。至有逃亡使之償補爲戶長者。是誠可憫。【案】宋史食貨志慶歷間。韓琦上疏。論里正衙前之役。民甚苦之。請更其法。韓絳察裏亦極論其弊。乃行鄉戶五則法。民稍休息。此以爲戶長可憫者。特爲逃亡償補者言耳。

北兵渡江。建康五縣。惟句容縣一鄉自保赤山。並無侵害。故今戶口比他縣獨多。此民兵聚結之利也。

趙開府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十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緡。【案】趙開府未詳何人。攷宋史紹興四年。吳玠以仙人關之捷。授川陝宣撫副使。趙鼎亦于是年除川陝宣撫使。則云副吳玠軍須者。當即鼎也。然史未載其拜開府。或偶闕書耳。

西安州定戎寨鹽池。本州月收七百餘斤。計爲錢一百四十萬。

高宗因何若論君子小人。上曰。何時無小人。但時察而去之。乃不害治。

林文節公。【案】宋史林希字子中。福州人。歷官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卒謚文節。記禁中帝后及兩宮各有尼。幷女冠各一人。選于諸外內寺。年三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隨本殿內人居處。每早輪一尼一道于上之道。佛閣前贊念導上燒香。【原註】佛道各兩拜。又導下殿。燒天香四拜。又導至殿門。候上出視朝方退。

林文節公記丙寅三月甲戌。經筵諸公退。乃赴實錄院御筵會者二十八人。以丞相未出。都知留後張茂則押宴。大資政韓維。尚書王存、韓忠彥、承旨鄧溫伯、侍郎李常、趙彥若、陸佃、崔台符、楊汲、龍圖曾布、舍人錢勰、范百祿、胡宗愈、給事傅堯俞、待制蔡京、蔡卞、吳雍、左右司林希、曾肇、著作范祖禹、左右史滿中行、蘇軾、司諫王巖叟、蘇轍、正言朱光庭、王覿、中丞劉摯、惟孫永不至。

范醇甫將去講職。薦王存等九人。可充講讀。王存、蘇軾、趙彥若、鄭雍、程頤、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

其言軾也。文章爲天下第一。其名亞于司馬光。但忌嫌者多。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其言希哲也。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言之可以無嫌。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亦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乞外任。故不自疑。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竊望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有之。言者謂爲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使臺諫。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爲黨也。

少師自門下侍郎歸。六丞相在潁昌。既至。謂丞相曰。汝且未作會。明日自置酒。念家會難以召客。獨請岑嗣起。蓋公門下士也。丞相預坐側。明日丞相置酒。亦不別召人。酒三行。丞相起入更衣。具朝服端笏。親置于公前。再拜爲壽。公不爲起。飲訖再拜而入。岑歸以語兄弟曰。公家法如此。其他可知也。【案】宋史韓維傳。維拜門下侍郎。被謫分司南京。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又韓縝傳。縝自知樞密院事。除兼中書侍郎右僕射。爲劉摯、梁燾等所劾。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續、太子少傅。億第六子也。與兄絳維先後皆居政府。故此稱六丞相。謂爲維五世孫。縝乃其從高祖。自述家事。故皆不著姓云。

眞宗朝。翰林學士吏部郎中朱昂。累表請老。上召對諭之。其志彊確。乃以工部侍郎致仕。賜器幣。賜宴恩

禮甚厚。搢紳榮之。既歸江陵。閒居自稱退叟。專以讀書爲樂。弟協爲翊善。以書招之。亦告老而歸。時以比二疏。後知府陳堯叟署其所居曰東西致政坊。昂又于所居建二亭曰知止幽棲。其歸之時。乃咸平四年五月也。

廖正一明略。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榮武子。時號後四學士。明略有竹林集。文叔有濟北集。膺仲、武子文集未之見也。

王沂公試禮部及後殿。皆爲第一。通判濟州。代還復試以文。舊制當屬學士舍人院。寇萊公入相。時賢以公名盛。不與他埒。特召試政事堂。授著作郎。直史館。銀章赤紱。主判三司戶部案。【原註】富鄭公作志。

韓魏公爲相日。曾公爲亞相。趙康靖歐陽公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刑。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矣。

范純仁諫神宗。引漢文帝身衣弋綈事。以致天下豐富。上曰。致天下豐富。亦須有政事。若但人主服皂紬袍皮履。遂欲天下豐富。亦無此理。流因思此語。所以啓王安石青苗之論。惜乎范忠宣公不能再進言于君。若因而諫之。謂以有限之財。濟無窮之用。恐難以豐富。則神宗亦必感動。進言不盡其說。適足以稔禍。不足以弭禍。

范文正公丁憂中上書政府謂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居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觀此語便見有執政氣象首以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爲言然後及杜奸雄明國聽固邦本在于舉縣令擇郡守此親切見得病原處。【案】宋史范仲淹傳仲淹以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遭母喪去知應天府晏殊召置府學上書萬言云云司馬光涑水紀聞謂仲淹遭母憂殊留守南京請掌府學訓督諸生有法度四方學者輻輳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言王曾見而偉之言于殊薦除館職與此所載互有異同據史之言則萬言乃服中上殊書也宋所記則服除而上宰執也此亦謂丁憂上政府不必指殊也然所述水所記則服除而上宰執也此亦謂丁憂上政府不必指殊也然所述

孝不逮矣數言頗不類仲淹自道語集中亦未載謹附識以備參考

韓魏公言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尹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范希文之所存也或問二公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攷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

唐立夫爲郡太守諸邑大夫入城府獨舍趙德莊于郡治凡事必與之咨謀諸邑大夫或不咨于德莊則太守亦不爾從一日鄱陽宰私有獻于太守羨餘僅二千緡太守咈然曰所以與諸公相處者爲其問民疾苦也若以錢而來獻非文若本心也曾謀之德莊乎曰未也既而退見德莊德莊果抵掌大笑德莊固賢矣太守在今日尤難能也。【案】宋史唐文若傳文若字立夫眉山人庚之子登進士第歷知邵饒溫等州此所載鄱陽宰事以史證之蓋文若在饒州時也德莊趙端彥字

晁說之慕溫公爲人自號景迂生官至中書舍人太子詹事侍讀經史律歷無不精攷文章雅正皆不膺

淩兵火未定時葬之金陵有經解著述行于世【案】說之宋史無傳晁氏世譜云元豐五年進士累官徵獻閣待制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元符末與崔鶚同書黨籍

陳恬叔易號潤上丈人昔吾少師嘗薦之何麒爲作誌文極佳與崔德符晁以道皆以清節照映潁湖【案】恬堯叟之孫居陽翟潤上村故號潤上丈人

程俱致道與吾祖通判往還有詩篇程伯禹爲作誌文亦佳甚類致道文

崔德符與田晝承君田亘元邈爲友每罷官即挈家徑投承君兄弟如兄弟也承君取與最嚴與鄒至完友善至完自嶺外召作諫官未及力言承君每切責之嘗比之馬融至完每遜謝之【案】宋史晝陽翟人官宗正丞知睢陽軍晁莊漫錄云黨論之興指爲許洛兩黨崔德符陳叔易皆戊戌生田承君李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爲許黨之魁至完嘗作志完鄒浩字也

仁廟晚年大臣持重小臣欲作爲神宗早年大臣欲作爲小臣多持重

王曾罷相章聖諭近臣曰曾廷辭既退矣逡巡卻立戀冀復用衆皆唯唯若水挺身對曰王曾以道去國未見有持祿意陛下料人何薄耶顧臣等棄此如土芥耳憤而出即日毀裂冠帶被道士服佯狂歸嵩山上大駭累召之不起以終其身

范醇甫安置化州安然而逝年五十八其子沖以書干東坡爲其父作傳答書云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

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沖既歸葬。又得書云。見委文字。不敢不在意。已託少游議其詳。蓋欲爲范公作誌銘。屬少游以行狀也。後月餘。少游卒于藤州。比扶護至洛。蘇公已卒于儀眞矣。【案】宋史載軾卒于常州。軾年譜云。建中靖國元年。年六十六。自南陵還。五月將至眞州。瘴毒大作。病暴下。止于常州。七月卒于常。此云卒于儀眞。誤。附訂于此。

呂祖儉子約。作明州苗米倉。因晁以道作船場之地。爲作祠堂。陸務觀爲記。典甚李纓伯淸爲景迂作家傳。亦綴葺可觀。景迂乃澆室人之曾大父也。澆之曾大父諱瑨。因元符上書。盛年致仕。與景迂往來甚厚。死乃景迂誌墓。景迂作星譜亦甚精。

彭門陳師道。嘗學于顏長道。故相龐籍其外祖也。

汪應辰、字聖錫。爲吏部尙書人稱玉山先生。有論著。欲作唐書未成而卒。論駁石林燕語甚工。先公與之同庚。在仕路亦數往來。與其兄涓養源善。聖錫子逵、字季路。今在朝亦有時譽。【案】應辰玉山人。故人以其地稱之。

法照律師。與林逋、智圓爲方外友。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神宇淸明。道顏凝粹。妙年能屬文。

澗泉日記卷中

王欽臣仲至洙之子賜進士第錢穆甫薦于哲宗以爲學士上曰章惇不喜乃以仲至開封尹穆甫爲學士後坐元祐黨以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信州居住建中靖國初起知兗州復職知潁昌除龍圖待制知成德軍卒信州有試墨帖必其時也【案】宋史載欽臣初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奉祠徽宗初復待制而不載其爲開封尹攷欽臣彼時賜進士未久不當便尹開封此句必有脫訛然史云復待制亦不誤無誤待制非原官安得云復此所謂復職者復修撰之職而後再除待制也此亦可以正史之誤

徐鹿字應祺上饒人溪干築室名竹莊作兼淨亭在水竹間先公爲作銘亦與唱酬負氣豪俊先公嘗以詩和之云直須座上千鍾酒澆起胸中萬卷書竟不一第而死貧窶妻子星散竹莊亦他人有之

潘閬累試不捷太宗登極以龍蛇皆變惟已輒軻乃與歸隱之志高放之情吟詩寄陳希夷先生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世態既如此壯心應已休求歸歸未得吟上水邊樓既達宸聽懼其言如詆上乃逃于江表數載後入靈隱山【案】閬字逍遙劉攽詩話太宗晚好修煉閬嘗上方書眞宗即位閬懼誅匿舒州潛山寺爲行者題詩鐘模有云頽童趁暖貪春睡忘卻

登樓打曉鐘。郡守孫瑾見之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之。已逸去。宋詩紀事。謂閻居錢唐。太宗召對。賜進士第。與王繼恩善。繼恩下獄。捕閻弗得。咸平初來京。京尹收繫之。眞宗釋其罪。以爲滁州參軍。或謂坐盧多遜黨。追捕非也。與此所載各異。

晁文元子宗慤。擢正字。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嘗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鐵成金得寶珍。鍊情成性合天眞。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朱穆字公叔。尊德樂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尙敦篤。作崇原論。【案】穆崇原論略曰。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敦朴散。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況又薄于此乎。

郭雍字子和。在夷陵居山巓時。時入城市。有著述解易作傳。監司太守嘗薦之。賜號沖晦處士。死而賜謚頤正先生。謝尙書諤昌國嘗從之遊。洨家父子不獲識面。亦不獲通問也。

尹焞字彥明。號和靖先生。伊川程氏之高弟也。在道山時。先公嘗拜之。

劉一止字行簡。作給事。有文詞。先公出入其門。爲作行狀。號苕溪先生。集刊行于世。

胡宏字仁仲。號五峯先生。文定公之子。紹興間。召不出。其兄寅爲侍郎。五峯嘗作皇王大紀。其間有數段奇甚。又有知言書。門人張栻作序。

張九成字子韶。官至侍郎。爲世儒所屈指。在道山時。先公得遊其門。號橫浦先生。好禪學。士論或以爲不

醇爾。

呂本中字居仁。正獻之後。原明侍講之孫。評論詩文。必歸醇雅。葬信州德源山。號東萊先生。嘗作經筵詞掖。誥命尤有典則。

程迥字可久。號沙隨先生。有易解。嘗作田賦書。明古法。從喻子材聞人茂德諸公遊。議論博洽。作上饒宰。以不能辦財賦。得辭歸老鄱陽。朱元晦喜其寫字筆正。嘗託寫武王踐阼一篇。先公亦嘗招之一飯。泯近年亦得三四通問也。在上饒及寓居鄱陽時。屢得聞其談論。

蔡迨字仁吾。許昌人。蔡文忠公齊之孫。流落川蜀。先公典銓日。以文卷來訪。先公奇之。既薦之。又作鼎說以送之。議論從容。有故家典則。爲桂陽令。以歿。其子武子亦俊爽好文。今漂流在荊湘間。

龐謙孺字祐甫。先公友也。自號白蘋老人。善騷雅。高甚。陸沈選調。窮困至死。微佞佛。作蓮社。故相龐籍之孫也。【案】宋史龐籍傳附載孫恭孫傳。而不及謙孺。詩人玉屑云。謙孺籍之曾孫。南渡居吳興。是恭孫爲謙孺父行。此所云籍之孫者誤也。然恭孫字德孺。其子姪不應以其字爲名。且恭與謙義亦相比。又似德孺謙孺爲兄弟。然者或其一乃以字行歟。附識于此。

王洋字元渤。官中書舍人。在信州城居。前有荷花水木之趣。因號王南池。闢宴坐一室。號半僧寮。清貧衣服簠簋甚。與呂舍人曾侍郎厚善。詩篇嘗得其爲李彭作養源齋記讀之。

王時敏字德修。先公友也。從呂居仁學。居仁薦之尹和靖。半年。和靖卒。守師說甚堅。先公爲寫三畏堂榜。

作求志齋記。今皓首坐堂上。兒孫擾擾前後。綵居誦書如故。

芮煜作祭酒有文名。善類歸之。先公與之善。【案】西吳里語。煜。字國器。烏程人。紹興戊辰進士。爲國子司業。晦菴深器之。吳興備志云。官左從郎。仁和縣尉。以忤秦檜。竄化州。檜死。召還。齊東野語。亦載其爲仁和縣尉。有屠薛龍事。皆不言其爲祭酒。或其召還後。調司業而轉祭酒耶。附識于此。

范端臣字元卿。先公友也。談論滑稽。文彩可觀。園墓飲酒。滿座風生。作起居郎。而死葬之子陵釣臺。其家在蘭溪香頭。【案】香溪集附錄。端臣字元卿。處士浚從子也。受學于浚。金華先民傳云。紹興中進士。官中書舍人。有蒙齋集三卷。世居蘭溪之香頭。至今其地尙仍舊稱。

李燾。字仁甫。蜀中史學之首號。議論有根據。亦清放。嘗爲禮部侍郎。修史。再召至。作侍讀。復任修史之命。而終。先公與之同在從班。往來亦相善。

陸子壽居家孝友。少理禪學。中年造孔孟之奧。伯恭以書薦之于先公。僅與一日相會。時望歸之。作教授而終。【案】宋詩紀事。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乾道五年進士。官教授。

史伯彊。蜀人。豪于詩酒。議論激烈。有戰國氣象。隻身往來江湖間。上書不偶。布衣皮冠。自放浪而已。時時醉中罵坐。語皆不徒發。湯朝美與之友善。時時與錢數十百千。伯彊隨用。見人貧苦。卽解衣或借人錢物與之。嘗以一詩寄先公。先公雖不識面。亦嘗致書謝之。洪在池陽時。偶得見之市中。有力者亦爲刊虎囊

集平日不肯妄與人過從世不識者多怪其好罵也【案】伯彊名千見蜀中廣記

汪聖錫在福唐時賓禮李愿中趙子直在福建亦延請程可久【案】宋史隆興二年汪應辰以議太上尊號不稱旨乞補外乃知福州此作福唐恐誤

洪邁忠宣公皓之幼子也作翰林學士有文名制詞有典式喜用艱深之詞以作碑記世亦以此寶之在鄱陽居先公在仕路亦相善其兄适丞相遵樞密先公亦與之相善

范成大字致能先公亦與之善官參政葺園圃之勝來壽皇御書爲石湖之榜因自號石湖居士喜寫草書行書又喜賦詩人亦多喜之

章甫字冠之先公友也號轉庵居士本鄱陽人居儀眞善隸古有易足居士自鳴集先公嘗爲作易足堂記

趙彦端字德莊先公友也詩文有法度不阿近貴立朝高甚談笑風流傲睨千古醉中往往談禪一座爲傾死于餘干先公爲銘墓

陸游字務觀先公友也善歌詩亦爲時所忌先公與之唱和舊有京口小詩集務觀作序今已作南宮舍人居越上自號放翁

毛幵字平仲柯山人尚書友龍之子也負氣不羣詩文清快與尤袤延之相厚自宛陵罷官歸號樵隱居

士有集臨死作手書抵延之語如神仙先公在婺平仲以詩文一帙來贈雖數數通問亦一再賡和竟與先公不相識【案】合璧事類毛友初名友龍字達可官禮部尚書三衢人柯山在今衢州西安縣亦名爛柯山相傳王質遇仙處

辛棄疾字幼安有機數調度高放詞語灑落俗傳所謂稼軒長短句是也

范祖禹忠文公之姪之子也范沖元長乃祖禹醇甫之子中書侍郎百祿乃忠文公之從子祖禹乃呂晦叔壻從溫公遊又師二程

呂與叔蔭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辱祖宗之德

呂祖謙申國公丞相公著之孫中書舍人本中之姪孫先公以兩女妻之有學問有文章氣度沖和議論平正僅爲祕書郎而死【案】宋史呂祖謙傳祖謙好問之孫而好問乃公著之孫希哲之子本中又好問之子也以世次攷之祖謙當爲公著五代孫而本中之姪疑于祖謙爲懿親而呂氏又當時望族其世系宜人人知之何至僞託若是蓋傳寫之誤孫字上脫五世二字姪字下衍一孫字也

張芸叟乃陳后山妹壻王平甫乃曾南豐妹壻

陳剛中字享仲爲文林郎刪定官引對願下詔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翼日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材脫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爲寶但冀得十數人物乃足爲寶也令學士院降詔出榜廟堂以剛中爲

左宣教郎充樞密院編修官。【案】閩書陳剛中字彥柔。閩清人。祥道之姪。建炎二年進士。官迪功郎。上言龍凡食去虛文。遷大府丞。應詔上封事。忤秦檜。復坐作啓賀胡銓貶官。與張九成同被謫。又宋史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遒士甲科。累官殿中侍御史。初以秦檜薦。歷禮部侍郎。不敢論和議。後終忤檜。謫團練副使。二人同名。其仕履均與此所載各異。而彥柔之字。尤與亨仲迥別。疑陳字乃鄭字音近之訛。亨字乃亨字字近之訛。然史不載鄭剛中有上書及廷對事。陳剛中事蹟。與此所記較相似。或淀誤書彥柔爲亨仲耶。附識于此。

公武晁文莊之孫。沖之叔用之子。叔用有詩名。子止記問博洽。作易春秋傳。援據詳甚。不肯臆說。作少尹時。先公在朝。與之親契。亦相往來。子止之親女兄。先公之伯母也。【案】宋史藝文志。載公武易詁訓傳十八卷。書詁訓傳四十六卷。中庸大傳一卷。春秋詁訓傳三十卷。今皆佚不傳。傳者惟郡齋讀書志。

晁以道最爲窮經之士。亦留意于文。善敍事。嘗語其姪公鄴曰。汝少年當勉讀書。先讀五經。看注疏。讀三史文忠公集。不可去手。韓文難入頭。先看六一。後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傳。次春秋。此是讀書後先以道。此論誠有理也。

呂居仁舍人。晁以道詹事。皆故家。見聞元祐學術。晁復精于訓傳。後來汪聖錫內翰。曾接呂舍人講論。最爲平正。有任重之意。伯恭得于汪爲多。湖外多胡仁仲學者。建陽亦只是藉溪劉子羽見聞。劉蓋張魏公門下士也。故論紹興初建炎間事。袒張爲多。不甚公平。

本朝慶歷間諸公韓魏公富鄭公歐陽公尹舍人孫先生石徂徠雖有憤世疾邪之心亦皆學道有所見有所守下至王介甫王深甫曾子固王逢原猶守道論學至東坡諸人便只有憤世疾邪之心議論利害是非而已伊川諸儒復專以微言詔世天下學者始各有偏渡江六十年此意猶未復也因借富公集謾記所歎于此

唐論有才術唐鑑有學術論所及者廣可以開明于臣下鑑所陳者正可以聳動于人主之翰史才也醇甫學者耳石徂徠又有英氣突兀近時汪玉山是正討論而已頗切切于細故小節甚微密矣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石介曰予早識韓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周勃呂南宮醇正深潛南軒卻無好異做作之病功名之念卻少卷舒程可久雖不可望艾軒然艾軒林謙之有儒者意脈所以與化人至今未泯

朱先生懲談高說妙之弊只教人讀書尋義理爲學其尋行數墨又拘拘以論說爲學其弊反不足以成已教人豈非難事

乾道淳熙以來明經張栻呂祖謙直言胡銓王龜齡吏治王佐方滋張杓典章洪邁周必大討論李燾文詞趙彥端毛幵辯博陳亮葉適書法張孝祥范成大道學陸子靜朱熹

神宗之有介甫。壽皇之有德遠。惜乎不能副其委注。而才力在論說下爾。德遠一沮。後來收拾不起。宗澤、李綱。偉人也。不盡其才。而上下不一心矣。

渡江以來。李伯紀第一流。趙元鎮儘有德望。只是才少。張敬夫卓然有高明處。雖未十分成就。而拳拳尊德樂道之意。絕出諸賢之上。呂伯恭拳拳家國。有溫柔敦厚之教。朱元晦強辯自立處。亦有膽略。蓋張之識見呂之議論。朱之編集。各具所長。

李伯紀、趙元鎮。渡江之初。整頓國家。至今蒙福無窮。

建陽自胡原仲歸嶽下。後來魏元履死氣象便蕭然。只是編類文字。無自己工夫。

魏元履才氣議論。在朱晦翁張南軒上下。後生漸不知之。惜哉。

晁子止曰。常者處家之道。惟至誠者能之。嚴者治家之法。不溺于愛者能之。若已媚嫉賢能。而欲妻不妒。持祿嗜進。而欲子不貪。難矣。司馬防諸子雖冠。不命不敢坐。不問不敢言。庶幾乎威如也。曾子不欺其子。懼教之不信。庶幾乎有孚也。馬援戒兄子嚴敦。不得言人過。而杜季良坐援書免官。是先自言人過矣。干昵名諸子。以默沈渾深戒。不得毀人。乃指魏諷曹偉爲傾邪。是先自毀人矣。皆非反身之義。

晁子止曰。列禦寇謂氣爲易。而不及乎陰陽。王通謂人爲易。而不及乎天地。皆一偏之論。

郭子和易書。其所長。盡見之呂伯恭易音訓。只是呂氏文字。朱元晦本義。掃支離則有功。廢衆論則過矣。

晁子止云。易上下篇。不言德而言象。蓋德不可見而象可驗。是以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不言咸恆而言夫婦也。上篇始終于天道。下篇始終于人事。故上篇始于天地。終以坎離。下篇始于夫婦。終以未濟也。晁子止以老說易。似類晉人老易之論。亦非汎然而爲之說者。如乾爲馬一章。設卦者遠取諸物也。乾爲首一章。設卦者近取諸身也。昔包犧氏仰觀天象。俯察地法。與鳥獸之文。始畫八卦。知萬物皆備于身。或取諸近遠。遠取則八卦具于萬物無非身。是以人心包乎萬物。近取則八卦具于一身無非物。是以凡目不察乎六府。知此則三才雖異。而其理可通。萬物雖殊。而其情可類。所謂一以貫之者。若捨之而作易。其道無由也。此一段亦可取。

王昭素離易與天地準。合精氣爲物通爲一章。至君子之道鮮矣。胡翼之則至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晁以道斷一陰一陽之謂道。至君子之道鮮矣。【案】宋志王昭素有易論三十三卷。今不傳。晁說之有錄古周易八卷。易規一卷。京氏易式一卷。

晁子止曰。王弼解或繫之牛。以牛爲稼穡之資。按古以人耕。以牛代之。自趙過始。弼之誤也。昭昭矣。【案】趙過始爲牛耕。見賈魏齊民要術。宋祁筆記。亦引此說。以證王弼之誤。然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犁。註用牛耕也。犁。說文作耮。注耕也。又犁兩壁耕也。一曰覆耕。慢也。二字皆從牛。是耕之用牛。自叔均始。其來已古。故冉耕以伯牛爲字。義更灼然易見。崔寔政論云。漢武帝時。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種。挽耬皆取備焉。然則過特于牛耕之中。又變通古法而利其用。非謂自過創始。如後漢書王景傳。亦謂景漸盧江太守。民不知牛耕。景教用犁耕。蓋亦專爲盧江而言。亦不可謂牛耕始于景也。此仍祖述祁說。殊

爲失攷。

尹和靖達問中載十朋之斷句。龜弗克違是一句。

胡仁仲皇王大紀。其間說周禮處。詆訶太過。王介甫用之之差。非周禮之罪。豈可因噎廢食。

晁子止云。古者已孤不更名。名所受于親者也。後世如劉向姚崇之所爲。皆春秋之所譏也。【案】劉向初名更生。後改名向。姚崇初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利同名。以字行。開元時避帝號。更名崇。

蜀世家王建時。騶虞見。碧山文忠論之云。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于近世之說乎。【原註】封禪書云。囿騶虞之珍臺。則騶虞必獸也。○【案】賈誼之說見新書。顧訓騶爲囿。未知何據。攷說文。騶。廄御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呂大臨曰。所以歸功于二官也。漢書序傳云。滕公嬰。以騶乃掌御之官矣。載墳。鼠璞引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及左傳。使訓羣騶知禮。謂騶爲騶御。虞爲虞人。其說蓋本之。內居易晝贅序。較訓囿者爲長。至謂之獸者。不特相如封禪書爲然。淮南道應訓云。屈商。拘文王于羑里。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則亦指爲獸矣。況白虎黑文。毛傳已明言之矣。是漢時固不一其說。又安得謂出于近世。攷此論殊爲失攷。

南軒論語、孟子解。麗澤讀詩記、書傳大事記。晦菴大學解、通書解。皆不可廢者也。

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者。【案】荀子云。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桀跖之世不能汙。仲尼子弓是也。邢昺遂謂子弓行與孔子同。故孔子不論其行。其說無據。流祖述之殊

誤.

太玄其辭準易.其數可以起歷而已.蓋得于渾天儀者也.司馬君寔爲潛虛.得其用意之所在矣.晁以道作星譜.可謂善發明矣.二家之書出.而玄之學備.欲觀之者當參攷也.

老蘇論太玄.最中其病.太玄者.揚雄之所以自附于夫子.而無得于心者也.使雄有得于心.吾知太玄之不作.又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爲太玄耶.惟其所得于心之不足樂.故大爲之名.以僥倖于聖人而已.

陸玄朗解釋太極云.太極無也.豈非太極本無極也之意乎.易變易也.三國志中見之.

文選應休璉書注.山父卽巢父也.誰.周古史攷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爲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

歐陽永叔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也.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神農許行之學.他無所攷.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論.必其書也.

呂麗澤深識治亂之情.大事記一書可見.然謂川能談治亂.雖大處不同.要是爲助爲多.

劉向載學記中語.與今本不同.禁于未發之曰豫.因其可之曰時.相觀于善之曰摩.學不陵節而施之曰

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不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本云相觀而善之謂摩。而善二字多不能講。劉向謂相觀于善。則似爲明白。因記于此。

晁景迂以道。題王弼老子最說得的當。其言弼本深于老子。而易則未矣。其于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于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此言卻說得王弼出。若謂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于一。豈特有功于老子哉。此恐非吾儒之所學也。止言老氏可矣。

景迂云。王弼之于老子。張湛之于列子。郭象之于莊子。杜預之于左氏。范甯之于穀梁。毛萇之于詩。郭璞之于爾雅。宛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此語甚公。

文忠云。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于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

今之黃庭外景經。乃古經。其間一滾說。自有餘味。今之內景。前雜以存想。後雜以服食。多後人添入者。非古也。

澗泉日記卷下

史法須是識治體。不可只以成敗是非得失立論。蓋上下千百載見得古人底裏明白。然後可載。後世所不可不載之事。汎然欲備。則不勝其史矣。

古人之史。非是備遺忘要務多以美觀也。因今勸後。因後明前。經制述作二者是大。他瑣瑣皆不足記也。

新唐書。李長源傳殊略。不見其經世之論。今尙于通鑑見其言府兵封建之論。亦可惜也。使其事當太史公之筆。後世誦說之士不止言留侯矣。當用唐實錄中小傳。及舊唐書傳。且幷家傳別錄一卷。方爲愜意。至于歐陽公所錄王朴傳。亦不甚見其經世之論。尙有平邊一策可攷耳。

牛李之黨。不待貶而自見。宋子京便以牛僧孺行如市人。李德裕經綸天下。亦過矣。

東光張預作百將傳。甚有旨趣。文落落不拘翦。殊得太史公筆法。但太史公篇篇有主意。而張預或有泛而無統者也。然紀載甚可法。

北齊書獨無序。蓋其成時熙寧之初。其先校書學士皆出外補矣。

歐陽公與徐無黨書云。五代史昨見曾子固之議。今卻重頭改換。未有了期。又與梅聖俞書云。閒中不曾

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

歐陽公五代史。卻甚與人辯白。儘有工夫。

胡德輝記尹和靖語五代史。本是永叔祖分作。其間亦有指名。然歐陽公嘗云。河東一傳乃大奇。自此當以爲法。不知謂作何傳耳。【案】尹洙河南集。謂初與永叔約分撰五代史。既而不果。乃別撰五代春秋。世謂歐史取材于洙。則此所云分作者。或即洙也。然原本闕訛云永叔祖分作。攷洙、焞之從祖也。疑祖字上脫去與從二字。第此語不見于他書。不敢輒加增改。故闕其文。

史記五代史有微意。范史有去取褒貶。唐紀志歐陽公猶有華處。少筆削意思。

神宗論孫武書。愛其文辭意指。王安石曰。孫武談兵。言理而不言事。所以文約而所該者博。上論及韓信。安石曰。信但用孫武一兩言。卽能成功名。上曰。如韓信自是奇才。稱兵書乃是因諸將問及。引以應之。度其所知。非因讀兵書而能及此也。

祕書監王欽臣奏差眞靖大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范祖禹封還。以謂諸子百家神僊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于治道也。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從長異學也。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無所不有。旣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

色皆可用此例豈祖宗設館之意哉遂罷景元

高麗嘗以金書晉譯華嚴經五十卷唐則天朝譯八十卷德宗朝譯四十卷共五十部捨入惠因教院元祐二年也後元符二年呂惠卿作記【案】通攷華嚴經唐于闐實叉難陀譯八十一卷陳振孫云晉義熙十四年譯六十卷唐證聖元年于闐沙門喜學再譯舊文兼補諸闕通舊成八十卷此云晉譯五十卷當有誤所謂則天朝譯者即于闐沙門本也德宗朝譯四十卷通攷不載謹附識于此

古今興廢不可只據紙上看過須是高著眼與伸冤道屈使後世無徼倖之心其當然而不然卻只得歸之天運時數之消長生民之幸不幸爾

富文忠奏議劄子范忠宣彈事國論范醇甫講筵文字學士大夫所當熟讀而模範之其他不計則弱未易言也

王深甫文字無一語蹈俗態至于議論馳騁上下非老蘇不能也

歐陽公自醉翁亭後文字極老蘇子瞻自雪堂後文字殊無制科氣象介甫之罷相歸半山也筆力極高古矣如曾子固見歐陽公後自是迥然出諸人之上老蘇文字篇篇無斧鑿痕蓋少作皆已焚之矣其他吾不知也本朝之文至此極盛矣若論其學術醇疵淺深則付之學者評之予非惟不敢亦不暇【案】歐陽修年譜慶

歷五年。乙酉年三十九。八月。罷都轉運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六年丙戌。年四十。在滁自號醉翁。蘇軾年譜。元豐五年。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皐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

梅聖俞之文高古。但宣城集中。止有和靖詩序。其他無有也。如秋聲賦書後、文類序。極古淡平正。如注孫子。皆未之見。當博詢他日有力或刊之。如答蘇軾書。必可觀。見于歐陽永叔手書中言之。

老蘇晚年文字。多用歐陽公宛轉之態。老泉晚年記序。與權衡諸論。文字不同。豈見歐陽公後有所進耶。其晚年而筆力進歟。

東坡自東坡後。文章方見涯涘。半山自半山後。不止持論玄說而已也。六一南豐中年文字好。及晚則已定。又放開了。東坡半山。晚猶向進不盡。

子瞻子由文學于晚年所述見之。子瞻傷于精明志林方就實。子由歷代論古史論之屬文。極平心。但理道泥于莊老。不能有所發明。子瞻雖間取莊老。然于議論事理處。極忠壯。此子由所不及也。

東坡表忠觀碑。介甫以爲序似太史公。諸侯王表銘。似柳子厚墓銘。

子由文字。晚年多泥老佛之說。筆勢緩弱無統。東坡海外所作。愈雅健精當。不可及。但平生所著。多以戲而汨之。所以不典。

蔡君謨與人作墓誌。最簡健條暢。

歐陽公作孫泰山胡翼之墓誌得體只載其弟子與其交遊而略言其學術議論隱然自爲儒者非後人所可及

少游在黃陳之上黃魯直意趣極高陳后山文字才氣短所可尙者步驟

張芸叟爲梁況之志少游爲陳后山父銘集皆無之可惜

鞏豐仲至言尹少稷稱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後一人而已

李邴漢老號雲龕居士作王履道內制集序其言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于一時其裁割纂組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爲破碎聖人之道著論排之甚力然司翰墨之職者雖文宗鉅儒亦必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安道之高簡純粹王禹玉之溫潤典裁元厚之之精麗隱密東坡之雄深秀偉皆制誥之傑然者譬之王良造父策驥騄而驅康莊一日千里而節以和鑾馳之蟻封亦必中度豈能彼而不能此哉且稱其與本朝三數公不相上下又云若不以體製拘之駸駸乎漢氏矣

老蘇文字善揣摩天下【案】此下疑有脫文

程致道之文太快

何子應作陳叔易墓誌甚佳徐師川作李先之墓誌書事極簡而有要題豫章集後尤佳惜乎東湖之文

未刊。崔德符作墓誌。極好。詩亦清麗可愛。

陳無己云。子瞻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然失于粗。又云。司馬遷作長卿傳。如長卿之文。

葉少蘊文字有起伏曲折。惜其行爲。士人所貶。爾晁以道之文雅健。卻少太史公氣概。渠多言公羊子文好。然其步驟又卻碎。呂居仁以爲其病處在雜。亦盡之矣。

鄒德久道山谷語云。庭堅最不能作議論之文。然每讀歐陽公曾子固議論之文。決知此人冠映一代。公試觀此兩人文章合處。以求體制。當自得之。言語固是學者之末。然行己之餘。既賢于雜。用心亦便當以古人爲準。要使體制詞氣不病耳。所謂甯越猶有速成之病。此可畏語也。

劉原甫萊公傳。亦頗有史筆。但文傷後快。貢甫題公是集後。亦似其兄文。

雲龕四六佛語。皆好。但碑版文字。體制未甚古。雖欲敘事。卻傷于多處。然文字卻不摘裂。雅奧溫潤可玩。今刊于黃州。

渡江南來。晁詹事以道。呂舍人居仁。議論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諸老一二百年醞釀相傳而得者。不可不諷味。崔德符、陳叔易。皆許昌先賢。俱從伊洛諸公遊。有文章盛名。節行亦正當。

王介甫相國寺啓同天節道場觀戲者詩。侏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羨。此語雖非

聖道亦足銷人榮辱之悲也

周恭叔行己文字溫淡但時有莊老與程氏之說相背詩亦好

晦翁初年編類文字如語孟集註五朝三朝言行錄皆可傳

葉正則文字不苟作所惜削繩刻墨尚露爾要是究見根柢用意至到

陳同甫陳君舉葉正則多是就外面看入來所以少精微雖無補湊之弊卻有機敏之失

先公常談崔德符詩又稱王荊公四六好范致能字書陸務觀詩歌周洪道四六洪景盧文章

蘇籀仲滋述子由言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案】此條見蘇籀欒城遺言籀轍之孫遲之子南渡居婺州

孟植元立頗稱劉定鵝湖輪藏記好漳州朱待制祠記南安三先生祠記平正不流弊文極體勢有味

呂伯恭晚年文字體製人疑其學荊公

周茂振制詞雖規模小不甚渾灝然皆不苟作篇篇連志皆工

潘閬遨遊浙江詠潮著名或以輕綃寫其形容謂之潘閬詠潮圖【案】類苑所載與此同其詩今失傳

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黃魯直詩如松生石間雖偃蹇不大而氣含風雲

羅隱新城人唐光啓三年吳越王表薦爲錢塘令遷著作郎辟掌書記天祐三年充判官梁開平二年授

給事中三年遷發運使。是年卒葬于定山。金部郎中沈崧銘其墓。【原註】白孔六帖云墓在撫州樂安縣羅家潭。○【案】十國春秋隱新城人。吳越備史作新登人。全唐詩話作餘杭人。蓋新城本三國吳置。後梁時。吳越改新登。宋乃復爲新城也。稱餘杭者。唐大業中改杭州爲餘杭郡。故新城亦屬餘杭。今杭州府志以隱爲餘杭縣人誤矣。又太平寰宇記。定山突出浙江數百丈。萬歷杭州府志。在錢唐縣南四十里。則隱墓在越可知。且詩話謂隱年八十終餘杭。是隱之生卒皆在故鄉。不應遠葬撫州。原註引孔帖謂隱墓在撫州樂安縣。亦誤矣。

陸羽像甚清俊。向從志南得之。羽字鴻漸。一字季疵。復州竟陵人。後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太子文學。徙太祝。不就職。時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肅宗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予欲求玄眞像爲桑苧翁對。未有也。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李習之東南錄載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上七里灘。至睦州。庚子止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今時不見盈川亭。不知何所也。

羅隱爲錢塘令。手植海棠一本于庭前。王黃州有詩稱之。舊治在錢塘門裏三十步。今車馬門是也。【案】杭州

府志錢唐縣治漢魏時在靈隱山麓後徙錢唐門外唐武德四年徙錢唐門內宋南渡後徙紀家橋華嚴寺故址即今治處也

介亭在舊治後聖果寺郡守祖無擇作銘曰猗歟茲亭仁智是經控帶山海周旋日星嘉乃成績取名于易維介之義以敏厥德【案】咸淳臨安志介亭在鳳皇山對排衙石熙寧中郡守祖無擇建蘇軾有登介亭餞楊次公詩

晏殊云龍泓洞在福建汀州府靈隱山下吳赤烏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又有煉丹井在下天竺寺藏院又云靈隱山有白少傅烹茗井【案】咸淳臨安志龍泓洞在靈隱山下吳赤烏二年葛仙于此得道有石洞徹浙江武林舊事云龍井吳赤烏中葛洪煉丹于此石竇一泓深不可測相傳與江海通有龍居之秦觀龍井記亦云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唐十里然則龍泓即龍井在錢唐無疑也又攷閻書汀州寧化縣有靈隱洞無靈隱山並無所謂龍泓龍井之名者疏述晏殊之言乃以爲在汀州靈隱山蓋傳聞記憶之誤也

孫堅父名鍾其墳在縣南陽平山高一丈周四十步

平湖軒在錢塘縣尉廨英淙閣後

水府觀在利涉門外桐木園神仙馬自然得道于此今徙清水門

繙經臺昔謝靈運與僧同于此繙佛國涅槃經爲南本三十七卷即南康志所載處【案】名勝志云飛來峯介靈隱天竺之間謝靈運繙經臺在焉又董詞杲西湖百詠引臺在下竺香林門內靈運于此將北本涅槃經繙爲南本三十七卷因有七葉堂則臺在錢唐無疑此乃云即南康志所載處蓋以靈運嘗慕南康石壁之勝曾築精舍遂誤以臺在南康而精舍實未嘗有臺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富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今文選錄之大非如子雲之比屈宋之筆也近世歐陽公蘇東坡亦有此意歐陽公務平之過蘇又不甚平若閻大簡輿有意有輿登樓賦爲佳耳

李習之東南錄載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越亭今時不知君陽山何處山也又云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今不知有此名也漫記于此

靈隱寺前武林山上有五峯一曰稽留太平寰宇記云許由葛洪皆隱此山因而忘返故號稽留又云在錢塘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峯之前有合澗曰武林泉顧夷吾山川記云自南徂東臨浙江一派謂之靈隱浦【案】杭州府志稽留峯在天竺寺西名勝志云相傳堯時許由隱此山遂名許由峯訛爲稽留然水經注云昔有道士入此不返因以稽留爲山號未嘗專指許由此可以訂地志之訛

儒賢亭會之閣在萬松嶺東青平門青平乃故相劉正夫舊里號青平里時人因以名之政和三年勅建閣賜名【案】乾道臨安志儒賢亭會之閣故相劉正夫之居在萬松嶺政和三年勅建御書閣賜名

林逋舊居有巢居閣或云在寶林寺即雲巢也【案】林和靖集序云君復不仕結廬孤山所居有巢居閣處士橋與此所載少異

金鵝山寰宇記云上古防風氏嘗居此山下有風渚古郯瞞國也【案】杭州府志金鵝山在於潛縣南一里高八十丈周迴二里

晁崇福之道云。林元伯瓶小齋。列植脩竹。予取老杜雨洗娟娟淨之句名之。嘗謂竹君佳處正在此時。譬之人物。固以剛正立節爲本。然必從容清潤。乃成佳器云。之道有集舊章貢曾刊之。今不存。

斯遠寄二墓塼來云。隆興法曹任伯厚于郭外黃覺寺中得之。其一云。晉故尚書譙國桓府君中子。泉陵令。諱勃。字季長。墓其一云。伯護軍。考尚書二府君。墓在徐聘君南。去此墓七里。因攷之晉史。桓宣桓伊嘗作護軍。桓伊嘗鎮豫章。又桓沖宣穆嘗爲護軍。其孫徹爲吏部尚書。後爲桓玄嗣。被誅。皆不可攷。以族觀之。恐是桓伊之子爾。又法華人發古冢。得塼。皆有刻字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留郡雍丘縣都鄉周墟里周闡。字道舒。妻活潯陽太守譙國龍墉縣柏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皆鐫成文。同此。周闡之妻柏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者。蓋闡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無訛。【案】晉書桓宣傳。宣爲元帝丞相舍人。轉參軍。遷譙國內史。武昌太守。監沔中軍事。歷都督司荊雍梁三州。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貶建威將軍。改鎮南將軍。南郡太守。桓伊傳云。父景。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伊。都督豫州諸軍事。後徵。拜護軍將軍。此云桓宣作護軍有誤。且伊爲宣族子。而墓塼乃云伯護軍。則非伊子之言可知。又晉書地理志。譙郡有龍亢縣。無龍墉縣。偏攷通典、通攷、太平寰宇記諸書。均無所爲龍墉者。當時墓塼不應有誤。或亢墉音近而訛。抑原有其名而旋改者歟。

王公貺張公詠錢若水微時。謁華山陳希夷求相。欲以學仙考。希夷謂王張曰。爾輩非仙才。王當爲宰輔。

顧張取紙筆遺之。張曰悟矣。推吾入鬧中耶。又謂錢曰。余不足以知子。當見白閣道者。錢遂造之。道者曰。君急流中勇退人也。其後王果拜相。張位至八座。歷試中外。以才顯。錢爲樞臣。

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與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鉢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天竺慈雲法師生前制棺。名爲返楊。

永和鄉靜惠禪院。有天衣懷和尙塔。謚振宗大師。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畢。遂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內之。及覺。氣病一年。可知盡思慮傷精神也。

客杭日記

郭畀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雍正乙巳春三月六日。客揚州。飲于程松門七芙蓉閣。同會者。爲里中友江硯南。酒半。松門兄子岷東。出觀所藏元京口郭天錫先生日記眞蹟共四册。行楷精妙。奕奕有神。中有至大戊申客杭一册。時燭邊醉眼觀之。不甚記憶。後十餘日。耿耿于胸。因亟從臾硯南借鈔。硯南亦有同好。卽往言之岷東。岷東殊不秘也。攜至予寓舍。呼燈挑筆。寫成草本。略汰其無繫武林典要者。細讀之。則杭之耆舊。大半皆在往還。而坊陌橋道。琳宮梵宇。去來不遠。壯麗深嚴。可想見焉。遊鳳凰山故宮一段。載白塔以碑石爲基。猶有進士題名金銅鐘一口。上有淳熙改元曾純甫覿篆銘。則他書俱未載。此信乎百聞不如一見也。寺壁題詩。與程史所紀康伯可題徽廟御畫扇。略有數字不同。想是後人所改耳。先生去今三百餘年。偶然攢筆。完好無恙。而適遇予兩人。皆杭人。鈔而傳之。似乎有待者。若岷東不惸希世之藏。公之于人。使後之述風土者有所攷。皆不可以不記也。三月廿六日。杭東城厲鶚。

客杭日記

元　京口郭　畀天錫撰

至大戊申九月初一日。燒壽星紙。拜親。路遇雲公顯舍人。握手話去年此日在邳州道中時相與一笑。

初三日雨陳和父來。錄示新文。小窗兀坐。誦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誰其慰予岑寂耶。

初六日晴。李仲謙攜紙求書畫。蘭過五條街。遇陳景南。同訪陳饗林。出示小米手幅軸。臨李伯時馬雪林行虎三卷。堪海公物也。

初十日晴。登甘露寺。見本長老。留酒午麪。仍求書放翁水調歌。孫楚望摸魚子二詞于多景樓下壁上。又以紙求書遺教經四十二章經。瀉山警策。證道歌。

十二日晴。爲甘露本無傳長老鈔經。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筆者。書小楷數千而不伐。可愛可愛。

十四日晴。訪盛季高。出示李重光墨竹。鵁鶄。希遠墨梅。古木房明仲同茶。

九月十六日晴。晚趁呂城夜航。作錢唐之行。

十七日午前抵呂城壩下。倒換小舟至奔牛。復換小舟。晡時至常州。入城元豐橋。見白洪淵提舉。值出江陰未回。乃子无咎、无華留飲。同白无咎到太平寺觀壁上畫。水中作一筆繞之不斷。立視久之。若洶湧生動之意。奇筆也。

十八日晴。同无咎回。蔡德甫禮留小酌。煮蠏蒸芋。次別无咎昆仲。登夜航之姑蘇。有北客喧呼至二更乃

睡。

十九日。午後抵平江。見龔子敬山長父子。留宿具晚飯。飯已。留燈夜話。是夕多蚊。

二十日。晴。飯罷登航。解后杭人潘伯起呼酒酌之。蓋在大都時曾相識故也。并上船行。

廿一日。晡時上長安買飯。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滿天。寒氣逼人。候北關門接待寺鐘動。換舟入城。拂明。潘伯起送予歇于施水坊橋梳頭沈待詔之樓。遇金壇尹子源同寓。橋東訪趙伯可。儲叔儀。到江浙省中。照磨所見李叔義。省西見張菊存。下龔子敬書。會張松澗府判同茂之到長生老人橋。過紀家橋解庫門首。見吳若遺提點。至大元年戊申九月廿三日。客杭晴。早過井亭橋。解后張雲心府判。次遇湯北村同知。張景芳學正。到亥同觀見吳若遺。若遺有他事。令師孫羅康伯相接。具早飯。鄭表白同集。栢窗鄭君之子也。飯已。入壺中林壑。次開北斗殿。看李息齋所畫松二株于壁間。見李伯玉改所幹之文。約來日于省中見其子。出北關門。湖州市妙行寺中。尋伏維那。已于昨日登天目山矣。徒有悵快。寺僧宗兄供紙留數字而退。觀正殿佛三尊。偉甚。中設毗盧遮那佛像。殿前止有藏一座。次入法堂。有碑石數本。云喻彌陀神筆所畫佛像。傍刻本末。不暇記也。次禮古觀音像。相傳唐朝塑者。兩邊畫壁。以屋暗不可細覽。門有放生池。俗云接待寺者。即此院也。回路足行倦甚。坐小舟而還。趙伯可來。寓樓頗潔。便于坐臥。大抵杭城樓居相連。自有一種風韻耳。婺州孔君立來。聞孔提舉新除。晚見唐仲文外郎。出示米老研山圖。

九月廿四日客杭晴早到省中照磨所見李叔義改抹元文到儒學提舉司攜李兄書見王一初都目投呈子會王壽之王子芳任伯和是日分付該吏金君玉承行次約金君玉毛令史市樓小集雨作湖上兜率寺見趙子昂學士不遇乃姪趙仲美具茶訖致意

廿五日陰客杭尹子源約小飲是夜客樓喧甚必雨作也

廿六日陰客杭結縛橋西前洋街回謁湯北村同出訪張晴川次見崔進之回北村具酒午餐晚書數紙屏稍高彥敬古松一株可愛窗外矮橘數樹結子無數壓枝欲折若吾鄉則無此也飲散由大街轉歸張菊存來吳茂之來值出今日見北村說葛元白曹梅南戴祖禹金子仁胡穆仲皆爲古人可惜再到杭城愈覺舊游之落落也

九月廿七日陰寓杭早到省中見李叔義次到儒司見周都目以官吏未允所請歸家寫狀再到省中見張德輝德輝約晚來說話是日于省卷中檢尋學錄解由方見晚晴登吳山下視杭城烟瓦鱗鱗莫辨處所左顧西湖右俯浙江望故宮蒼莽獨見白塔屹立耳次謁伍子胥廟轉至拱北樓卽朝天門行大街宮巷而歸茅山書院山長赤盞象賢金壇教諭王竹所來茶罷同見趙伯可尹子源相過夜話

廿八日晴客杭鄉人吳君用來訪湯北村訪吾子行出所作無稽集皆戲談也玄同觀見趙子昂時郝左丞坐正席子昂問都下事遊開元宮舊楊駙馬宮也深邃可愛正殿曰景命萬年之殿晚見張德輝看省卷又作學錄教諭擬倒矣託其宛轉未知可行否俟人幹事不料其相誤也

廿九日。客杭晴。早到省中。見張德輝、李叔義。訪王成之不遇。再到省中禮房。爲立擬剳事。到儒司。司官不出。獨吏輩兀坐司房而已。訪張竹村書樓。觀諸公詩牌。湯君白來。同遊昭慶寺。看新塑佛像。次入廣化院。次遊仙林寺。寺中無可觀者。相近一術士之女。談星說命。若懸水然。次與君白午飯。君白具茶。茶已。自觀橋行至官巷而歸。

三十日。陰。客杭。早到省中禮房。見張德輝、李叔義。是日改正擬剳。同君白出遊宗陽宮。時裝塑未就。次遊新宮。佑聖觀。看擁壁二十四堵。皆新畫也。路遇胡石塘主簿。煎魚沽酒。會尹子源。沈六郎。晚見德輝。約來日省中計會選本。晚雨暄甚。夜雨生寒。（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禮房呈前鎮江路儒學學錄郭昇給由。稟奉省堂鈞旨。連送選房于學正山長內任用者。）

至大元年戊申十月初一日。雨。客杭城施水坊橋東岸沈氏樓。

初二日。雨。終日客杭。到省中付文書與選房。以未照元除。又欲刁蹬張德輝宛轉言之。到儒司。大雨中止。有武老兀坐廳上。諸吏無來者。湯君白、李君德來算範圍數次。同到官巷問茶。茶已。訪周君遠道士。次到君德家。出子固墨戲閒看看。已分路各歸。

初三日。又雨。客杭。到省中見李叔義。伺候也先伯提控不出。同尹子源見儲叔儀。酒小酌。次同叔儀到子源寓樓。開尊薦亥首。德清吳菊泉相遇。夜話。子源同問茶。吳公至元廿七年赴北寫金字經者。

初四日。乍晴。燒玄壇紙。宗壽卿來。言來日有人歸鎮江。付家書。

初五日。陰。午同小王覓舟到北新橋。覓方仲明。不見。空費船錢一貫二百五十。大雨。只得急回。到龍舌頭

西去濠沙坑見馬從閒外郎言乃事未允所請回見德輝言來日當爲著語不必出也付後司使用吳菊泉見過夜話

初六日雨不可出寓杭儲叔儀隔河樓上見呼出紙索書具酒晚飯

初七日雨客杭李君德湯君白來攜紙索書就送紙一幅訪吾子行求篆字閒語久之惠印色方路遇胡石塘

至大元年十月初八日雨客杭見張德輝于省中遊淨慈寺禮寺看羅漢五百尊訪朱敬齋

初九日喜晴客杭早見鄭鵬南廉訪次會柯以善以善酉三酌劉悅心張景芳寫篆字江秀才續至江杭人吾子行之高弟也訪吾子行不遇儲叔儀以今日登舟還義興相呼午飯出紙求字尹子源請薦海蜇話至二鼓

初十日陰早見鄭鵬南廉訪見柯以善到省中盛親家見借鈔一笏以今日歸不及作別晚到省中伺候吏輩到新宮橋見井同知晚于郭都事處著語

十一日又雨溼熱早湯北村招早食坐客方仲明宋與之父子次同方舅到下馬婆巷見李君實新授宣興都目茶罷拉往新門具麪晚見馬公猶未慨然次見德輝急步而回汗流溼衣幹事未成殊燋煩也

十二日客杭朝天門訪張雲心州判酉坐具午酌薦糖蠏雞麪雨作取傘乃回

十三日雨客杭張景芳送紙求書吳興虛徹道人詩偈道人費氏景芳之曾祖母云遣王二到湖州幹事

作趙文卿陳有之書。

十五日。客杭城施水坊橋沈六郎樓。先妣憫忌日。

十六日。又雨。客杭張雲心遣僕寄書來。雨中約相過。彼此客況蕭索耳。到省中。伺候吏輩。

十七日。晴。客杭。王二自湖州回。路遇賈景顯。紀祥甫。周謙甫。鄰樓尹子源。得財賦府文書了辦可喜。予滯留日久。所幹未就。愈覺憂悶耳。晚尹子源燒紙招夜飲。坐客余及沈及之。沈國寶。沈六郎父子。

十八日。晴。客杭。早到開元宮。見王眉叟提點。不遇。徒弟徐雲谷相接。到小偃門。回謁張仲美知事。不遇。是日遊大般若寺。寺在鳳凰山之左。卽舊宮地也。地勢高下。不可辨其處所。次觀楊總統所建西番佛塔。突兀二十丈餘。下以碑石甃之。有先朝進士題名。幷故宮諸樣花石。亦有鐫刻龍鳳者。皆亂砌在地。山峻風寒。不欲細看而下。次遊萬壽尊勝塔寺。亦楊其姓者所建。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體侍立。雖用金裝。無自然意。門立四青石柱。鐫鑿盤龍。甚精緻。上猶有金銅鐘一口。上鑄淳熙改元曾覿篆字銘在。皆故物也。行至左廊。記得壁上一詩云。玉輦成塵事已空。惟餘草木對春風。憑高□□□□目斷蒼梧夕照中。寺門俗云望江亭。俯視錢唐江水。大略與揚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蒼翠差勝耳。遠見西興渡口。烟樹如薺。次遊新建報國寺。行至殿後。有塊石僅丈二十餘字。僧子別立一木牌云。五十年前。理宗夢二老僧曰。後二十年乞一住足地。恍然夢覺。今築地得此石。却無年代可攷。昔梵刹而爲王宮。今茲復爲梵刹。如波入海。以予觀之。亦好事者爲之也。且朝代之廢興。皆天也。二僧入君王夢中。孰記而傳之耶。浮屠之說妄矣。傍有

二客相與一笑而回
十九日晴客杭三橋早飯飯已見吾子行寫篆字相送仍取玉簫爲予吹數闋子行隱居不仕時能道滑稽語亦近來罕有再到省中乃事少見次第
二十日晴客杭登吳山城隍廟壁畫二鬼頗得回立門首左顧西湖右觀大江杭郡人家皆在足下次遊玄妙觀門立徽宗御書碑石殿前立高宗御書道德經石刻經幢二亭覆之後有眞武觀記開平二年物也有老道士云吳越時已有之昔爲紫極宮惜前朝碑石有天慶觀字皆鑿去不存殊失古意且朝代更改勅額曰玄妙當存其已往而新其方來可也道士俗物大敗人意回到省中石路高下足力少倦
廿一日晴客杭湯秋巖來邀飲紅酒次送秋巖至闌陵坊分路方仲明寄紙求書畫情緒不佳遲一二日下筆燒玄壇香囑告乃事
廿二日晴客杭湯君白來同到府學見李壽峰教授次見張晴川次見湯北村會韓竹間晚遇毛海雲山長晚香
廿三日晴霧客杭早冒霧到馬婆巷見季君實託馬惟良、見張士瞻說話到寶祐坊佑聖觀橋西回謁胡則大不遇
廿四日陰客杭湯北村費渙夫來費公鄉人也年六十三
廿五日晴客杭早到省中架閣庫幹事未就而回遇蘇淳齋杭之號醫者也約市肆小飲

廿六日。客杭。早重霧。早見唐仲文不遇。爲長興欠俸。囑呈文催討。盛親家公自長安來。同西盛壽一哥及二鄉人相訪。盛親家公約到芳潤橋午麪。壽一哥同集。

廿七日。客杭。到省中。伺候書卷已完。馬生改抹。但咨省而已。晚見馬生云。非不用力。首領官不從奈何。願退元物不曾收。歸家悶甚。奔走兩月。今日壞盡。

廿八日。晚燈下坐久。謀之無計。更遲二日。且往長興索俸作歸耳。

三十日。晴冷。湯君白知予事不如意。呼舟過湖。閒行散悶。遊南山惠因華嚴寺。次遊開化院。次遊石屋洞。深暗不可測。覺陰氣逼人。壁上記姓名而回。入勝果尼寺。君白令親惟德母子爲尼。延坐設茗罷。次遊水樂洞。扣寺門。久之乃得入。遶寺皆奇石。有亭扁曰聲在寺後。缺一字。泉滴洞中。相應鏗然有聲。故名亭有石刻。坡翁東陽水樂亭詩。觀畢而下。踏石上黃葉。扳逕邊古松。山林間自有一種清氣。借筆題云。至大元年十月卅日。京口郭天錫同湯君白來此聽泉。寺僧具茶飲之。清甘。卽此水也。更過一二僧寺。以心緒不佳。不及詳記。泛湖而還。西北風起。同君白餞唐門小酌分路。

至大元年戊申十一月初一日。

初二日。晴。客杭。到省中領文書。取回甘結。同子長見吾子行。就別。次別湯北村。晚見馬生。了結乃事。晚邀子長小酌。囑照元除事。別李叔義。

初三日。早別張德輝同沈六郎買人事。

初四日晴離杭州唐涇晚飯夜行

附載

至大戊申十一月十五日客長興訪欽察公出宣和御府黃居寀雪雀圖用雙幅絹畫角上添金龍長可六七寸圍葫蘆御書并內府圖書二印雪樹數株凍雀上下下復作二鵓鴿眞奇物也

十一月廿四日己卯陳元善來約文卿及予到其家觀蘇漢臣孩兒四軸具酒三酌

三十日冬至節客長興同沈孤蜂陳監鎮袁正甫盧希顏沈希古賀呂知州三酌諸公去後呂侯獨留予看許道寧溪山漁樂圖上用宣和殿寶後有伯幾仲賓子昂三公題李君章物也

閏十一月十三日客長興訪孟雲心出示黃居寀萱草湖石蜨貓二軸蔡月卿物也黃氏父子作石用筆橫拖小作圈子俗謂之野鵲翅

至大元年戊申閏十一月十五日五更束裝賦歸早離長興午過呂山下松竹蒼翠前一橋曰甫里橋人言是陸天隨隱處詩家醞藉猶可想像也

至大二年己酉二月初九日趙伯可相約早飯飯已發書請伏虎林首座引領作焦山之行虎林聞呼卽至是日春色佳麗江靜無風到山見謙巽中維那次入方丈見尊無能長老留茶茶已領入具酒煮麪坐者予及趙伯可二僧司官伏首座登山之頂看塔展目眺望次憩于飛仙亭回見雅淡雲首座巽中煎魚具酒小集酒盡伯可先睡度不可回先遣諸僕渡江晚陪尊長老虎林淡雲到海門邊看日落一瞬萬頃

金波蕩搖。可謂奇觀。散步而回。尊老既別。仍送酒果到淡雲房小酌。次拉虎林、巽中踏月。上羅漢巖坊福東濟禪房。佛燈熒然。爐香未過。具茗果閒話。俯視棲鶻危巢。皆在窗下。與二僧月下聽江聲。倚樹清論。久之。一洗城市之塵俗也。夜宿巽中房虎林共榻。

鶻按天錫有詩云。揚子江頭風浪平。焦山寺裏晚鐘鳴。爐香未斷燈花落。喚起山僧看月明。妙甚。即此時作也。

郭髯行記篋中收。便是滄江虹月舟。解道樓居好風韻。杭人不合異鄉遊。

題郭雲山日記眞蹟一絕句、樊榭山民厲鶚書。時雍正三年四月六日。

客杭日記刻成小詩代跋

多情合遣到杭州。錦字私箋客裏愁。卻羨雨窗饒樂事。一尊相喚隔河樓。

樊榭風流媲往賢。雲山墨妙手親傳。錦囊湘篋同珍重。記取從今五百年。予傳樊榭先生手鈔本開雕。

尊前歡賞惜匆匆。彈指誰堪石火踪。謂七芙蓉閣燕集諸先輩。展放烟雲重過眼。可堪還問七芙蓉。事詳厲序。

玉躞金題走蠹魚。都來有願米顛如。巾箱乞與新開本。津逮人人足祕書。得閒居士鮑廷博題。時乾隆壬辰六月朔日。

虎林烟瓦屋鱗鱗。客裏光陰只四旬。但說樓居風韻好。夜來聽雨卻愁人。

十日都來五日陰。湖山勝槩亦登臨。金鐘白塔前朝話。別有詩情無限深。

小劫人間五百年。坊橋寺觀半灰烟。往時耆舊風流盡。幷藉珠囊一例傳。

徽君樊榭畢世事蒐羅。帳篋如斯苦不多。未許清言獨珍祕。郭髯其柰鮑髯何。

錢唐魏之琇同作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御試備官日記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味

二客相與一笑而回
十九日晴客杭三橋早飯飯已見吾子行寫篆字相送仍取玉簫爲予吹數闋子行隱居不仕時能道滑稽語亦近來罕有再到省中乃事少見次第
二十日晴客杭登吳山城隍廟壁畫二鬼頗得回立門首左顧西湖右觀大江杭郡人家皆在足下次遊玄妙觀門立徽宗御書碑石殿前立高宗御書道德經石刻經幢二亭覆之後有眞武觀記開平二年物也有老道士云吳越時已有之昔爲紫極宮惜前朝碑石有天慶觀字皆鑿去不存殊失古意且朝代更改勅額曰玄妙當存其已往而新其方來可也道士俗物大敗人意回到省中石路高下足力少倦
廿一日晴客杭湯秋巖來邀飲紅酒次送秋巖至闌陵坊分路方仲明寄紙求書畫情緒不佳遲一二日下筆燒玄壇香囑告乃事
廿二日晴客杭湯君白來同到府學見李壽峰教授次見張晴川次見湯北村會韓竹間晚遇毛海雲山長晚香
廿三日晴霧客杭早冒霧到馬婆巷見季君實託馬惟良、見張士瞻說話到寶祐坊佑聖觀橋西回謁胡則大不遇
廿四日陰客杭湯北村費渙夫來費公鄉人也年六十三
廿五日晴客杭早到省中架閣庫幹事未就而回遇蘇淳齋杭之號醫者也約市肆小飲

廿六日。客杭。早重霧。早見唐仲文不遇。爲長興欠俸。囑呈文催討。盛親家公自長安來。同西盛壽一哥及二鄉人相訪。盛親家公約到芳潤橋午麪。壽一哥同集。

廿七日。客杭。到省中。伺候書卷已完。馬生改抹。但咨省而已。晚見馬生云。非不用力。首領官不從奈何。願退元物不曾收。歸家悶甚。奔走兩月。今日壞盡。

廿八日。晚燈下坐久。謀之無計。更遲二日。且往長興索俸作歸耳。

三十日。晴冷。湯君白知予事不如意。呼舟過湖。閒行散悶。遊南山惠因華嚴寺。次遊開化院。次遊石屋洞。深暗不可測。覺陰氣逼人。壁上記姓名而回。入勝果尼寺。君白令親惟德母子爲尼。延坐設茗罷。次遊水樂洞。扣寺門。久之乃得入。遶寺皆奇石。有亭扁曰聲在寺後。缺一字。泉滴洞中。相應鏗然有聲。故名亭有石刻。坡翁東陽水樂亭詩。觀畢而下。踏石上黃葉。扳逕邊古松。山林間自有一種清氣。借筆題云。至大元年十月卅日。京口郭天錫同湯君白來此聽泉。寺僧具茶飲之。清甘。卽此水也。更過一二僧寺。以心緒不佳。不及詳記。泛湖而還。西北風起。同君白餞唐門小酌分路。

至大元年戊申十一月初一日。

初二日。晴。客杭。到省中領文書。取回甘結。同子長見吾子行。就別。次別湯北村。晚見馬生。了結乃事。晚邀子長小酌。囑照元除事。別李叔義。

初三日。早別張德輝同沈六郎買人事。

初四日晴離杭州唐涇晚飯夜行

附載

至大戊申十一月十五日客長興訪欽察公出宣和御府黃居寀雪雀圖用雙幅絹畫角上添金龍長可六七寸圍葫蘆御書并內府圖書二印雪樹數株凍雀上下下復作二鵓鴿眞奇物也

十一月廿四日己卯陳元善來約文卿及予到其家觀蘇漢臣孩兒四軸具酒三酌

三十日冬至節客長興同沈孤蜂陳監鎮袁正甫盧希顏沈希古賀呂知州三酌諸公去後呂侯獨留予看許道寧溪山漁樂圖上用宣和殿寶後有伯幾仲賓子昂三公題李君章物也

閏十一月十三日客長興訪孟雲心出示黃居寀萱草湖石蜨貓二軸蔡月卿物也黃氏父子作石用筆橫拖小作圈子俗謂之野鵲翅

至大元年戊申閏十一月十五日五更束裝賦歸早離長興午過呂山下松竹蒼翠前一橋曰甫里橋人言是陸天隨隱處詩家醞藉猶可想像也

至大二年己酉二月初九日趙伯可相約早飯飯已發書請伏虎林首座引領作焦山之行虎林聞呼卽至是日春色佳麗江靜無風到山見謙巽中維那次入方丈見尊無能長老留茶茶已領入具酒煮麪坐者予及趙伯可二僧司官伏首座登山之頂看塔展目眺望次憩于飛仙亭回見雅淡雲首座巽中煎魚具酒小集酒盡伯可先睡度不可回先遣諸僕渡江晚陪尊長老虎林淡雲到海門邊看日落一瞬萬頃

金波蕩搖。可謂奇觀。散步而回。尊老既別。仍送酒果到淡雲房小酌。次拉虎林、巽中踏月。上羅漢巖坊福東濟禪房。佛燈熒然。爐香未過。具茗果閒話。俯視棲鶻危巢。皆在窗下。與二僧月下聽江聲。倚樹清論。久之。一洗城市之塵俗也。夜宿巽中房虎林共榻。

鶻按天錫有詩云。揚子江頭風浪平。焦山寺裏晚鐘鳴。爐香未斷燈花落。喚起山僧看月明。妙甚。即此時作也。

郭髯行記篋中收。便是滄江虹月舟。解道樓居好風韻。杭人不合異鄉遊。

題郭雲山日記眞蹟一絕句、樊榭山民厲鶚書。時雍正三年四月六日。

客杭日記刻成小詩代跋

多情合遣到杭州。錦字私箋客裏愁。卻羨雨窗饒樂事。一尊相喚隔河樓。

樊榭風流媲往賢。雲山墨妙手親傳。錦囊湘篋同珍重。記取從今五百年。予傳樊榭先生手鈔本開雕。

尊前歡賞惜匆匆。彈指誰堪石火踪。謂七芙蓉閣燕集諸先輩。展放烟雲重過眼。可堪還問七芙蓉。事詳厲序。

玉躞金題走蠹魚。都來有願米顛如。巾箱乞與新開本。津逮人人足祕書。得閒居士鮑廷博題。時乾隆壬辰六月朔日。

虎林烟瓦屋鱗鱗。客裏光陰只四旬。但說樓居風韻好。夜來聽雨卻愁人。

十日都來五日陰。湖山勝槩亦登臨。金鐘白塔前朝話。別有詩情無限深。

小劫人間五百年。坊橋寺觀半灰烟。往時耆舊風流盡。幷藉珠囊一例傳。

徽君樊榭畢世事蒐羅。帳篋如斯苦不多。未許清言獨珍祕。郭髯其柰鮑髯何。

錢唐魏之琇同作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御試備官日記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味